

从孝顺父母谈开

李秀丽

2011年2月于芝加哥

“哇、哇、哇。。。 ”一阵久违了的婴儿的哭声穿墙而入，把刚入梦乡的我吵醒。接着听到有人下床，来回走动，过了十多二十分钟，婴儿的哭声停止，夜恢复平静。如此这般重复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是清晨七点左右。

原来这婴儿是我小儿子的 baby。我八年级的儿子昨天从学校带回一个只会哭，不吃不喝不拉不笑的 baby。老师把这个 baby 设定每三个小时大哭一次，在 baby 哭时，要尽快用钥匙把 baby 的哭停止，再把 baby 抱着轻轻摇晃，直到 baby 的心跳恢复平静。程序会记录一切，你如果虐待这个 baby，就会得 F，再来一次。

学校开这个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亲自体验带 baby 之不易，通过亲身体会，来感谢父母养育之恩。

在把 baby 接回家前，小儿子 Terry 就告诉我这件事。Baby 回家时，我在上课，我回家后，baby 睡觉了，我问 Terry 这 baby 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原来是个小孙子，我叫他把孙子抱过来，看着这个睁开眼睛睡觉的小孙子，还挺可爱的。Terry 把他抱在臂弯上，另一只手拿着 baby 的一条腿，动作极不标准。我说：“不要以为 baby 这么好带，不用喂奶，又不用换尿布。”没想到他说，等他上高中时，学校用的 baby 就会吃奶，还会拉，那时就要喂奶换尿布了。原来科学发达，塑料 baby 也能吃喝拉撒睡了。九年前，大儿子读八年级时，把 baby 带回家几天，高中就不用再带 baby 了。这次小儿子在八年级时只把 baby 带回来一天，高中时还要带。我可真是期待看看科技新产品了。

Terry 一晚没睡好，第二天没精打采，我问他：“现在知道父母带大你不容易了吧？你才一晚，就这么累了。”他虽是青少年反叛期，但嘴巴不硬，说了句：“Kind of”意思是有点感觉到父母之不易。

这个方法真实在。你天天教育孩子尊重师长，孝顺父母，讲多了，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不讲又不行，干脆让他尝尝梨子的滋味，自己去感受得了。

看来从感受而来的感性认识，再上升到理性认识，再回到行动之中，是行之有效的办法。比不断地用例子去启发人的想像力，去想像父母之不易而生反哺之心，可能要简单快捷。

去年圣诞节期间，在纽约菩提禅堂闭关禅修七天，其中有一天是为生生世世的父母念佛。老师叫我们想像生生世世的父亲在左边，生生世世的母亲在右边，带着父母

亲一起念佛。我们为父母念佛，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父母，愿佛光普照他们，洗净他们的罪业，感恩父母，祈求诸佛诸菩萨保佑他们，愿往生的父母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或东方琉璃世界，在生的父母平安健康快乐吉祥长寿幸福。

老师那富有磁性和亲切的声音不断地提醒我们想像父母的好处，想像父母的辛苦与不易，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、为人母，将心比心，去明白父母的不易。

我也在不断的想像，儿时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，一幕又一幕，最清楚不过的是我们姐弟三人，晚上每人都要尿尿，叫一声阿妈，阿妈就把电筒从她的睡房照出，照亮我们去尿尿。真不知道阿妈晚上有多少觉好睡。想啊想，泪流不止。

突然一句广东话从脑子里冒了出来，“老豆养仔，仔养仔。”父亲辛苦养大儿子，儿子辛苦养大他的儿子，生命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得以延续，大家都扯平了。不禁为有这个想法而差一点哈哈大笑。

讲到孝顺，我们现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而且是背井离乡。那边厢是了不断的乡愁，父亲年老，母亲病在床上多年，每年有限的假期，就匆匆忙忙地往父母家赶，路上就花了好几天，在家住几天，除了一个孝心以外，根本无法帮父母解决任何问题。我这两年也是孝心大发，回去那几天，天天陪老父亲饮早茶，我还在倒时差，他老人家要是早上七点不出门，就会急得跳脚，我这个夜猫居然每天按时七点左右陪他出去饮茶，帮他埋单，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自己也很有幸福感。不过说真心话，我如果不是来去匆匆，这红旗到底能扛多久值得怀疑。

这边厢两个儿子，孝字不会讲，更不会写，我也不知道孝字英文如何讲，只能是逮着机会就将心比心。每次小儿子在有滋有味地享受我煮的好菜时，我就会说以后住得离妈妈近些，一是可以吃妈妈的好菜，二是妈妈老了，你要多帮妈妈，讲得多了，似乎入耳，以后走着瞧了。

现在不是农业社会，几代同堂。大家为了讨生计，都是追逐机会。我们对父母要尽力孝顺，但对下代的要求，最好是做“老豆养仔，仔养仔”的思想准备。想想我们谋生也不容易，还要养育儿女，经济时间都不是很轻松，一年又一年，不知何时是尽头。下一辈的生存环境也不会比我们强到那里去，要不大家为什么念念不忘过去的好时光（the good old days），所以我们这代过了五十奔六十的人啊，还是要好好准备自力更生养老。

首先是夫妻要和睦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要是现在还有碰碰磕磕的夫妻，赶快培养感情；二是搞好身体，身体健康于己于家于社区于国家都有利；三是存钱养老，不要有靠儿女，靠国家的想法，儿女是靠不住的，有心也未必有力，国家也是靠不住的，不是说这 Social Security 的钱在某年某月我们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就会用完了吗。

讲到夫妻和睦，我结婚 25 年了，25 年如一日，对于我的生命来说，夫妻永远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才是父母儿女。读大学前，在大江农机厂上中班，凌晨一点下班，一人穿街过巷回宿舍，经常想着最多一死，所以不怕走夜路。在广州海运学校教书时，经常去附近的水库游泳，也是不怕死。认识先生后，生命忽然觉得有价值了。1985 年有一次与先生去西安鲸鱼沟的水库游泳，先生提议游到对岸，我说不，只在岸边游，他说为什么不游过去了，你是不怕死的呀。我说现在有了你，生命宝贵了，怕死了。

也真是奇妙，一个人时，生命没有价值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加起来，生命就有价值了，再生两个儿子，生命就更加丰富多彩了。读高中时去山上的农业中学学农，上午上课，学鲁迅的著作，下午老师叫开工插秧，大家把门关着，大声朗诵：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”我现在与先生两人真真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”这家庭的港湾，与世无争，温馨极了。

有时候想到福气的问题，什么叫福气？福气是什么？我父亲今年快 80 岁，母亲躺在病床多年，请了个工人在家照顾阿妈，明年就 80 岁的阿爸还开着一个小工厂，有约 20 个工人，养着一大家子，两个儿子加媳妇孙女，准确地说是养着小儿子一家，因为大儿子帮他拉订单。阿爸每天早上饮茶后就坐车到工厂干一会，再到工厂附近我们的老房子午休，午休后与几个老朋友搓一搓麻将，晚饭前回家，饭桌上儿孙满堂。虽然他花钱，但钱省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儿孙满堂一起吃饭更幸福？

有时我想，如果我两个弟弟也像我一样到美国读博士，阿爸因阿妈身体不好，不能来美国，或者是不想在我们郊区的家坐牢，在国内冷冷清清一个人吃饭，会有这么好吗？事物不会十全十美，福气全凭你如何去理解，如何去感受。

我现在是越来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，去感受自己的福气。大儿子 Jerry，在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读本科和硕士，读了五年，现在想回家了，申请读芝加哥的州立大学(UIC)药学院的博士。UIC 对他很热情，给他 fellowship，这是一种荣幸。我和先生都是在这个学校拿的博士学位，现在儿子在千里之外，要跑回来与我们做校友。我对先生说，想想儿子离家五年，他要是在这读博士，以后在这工作，周末能回家，能常常见到儿子，也是一种福气，哪怕这几年我又要帮他煮饭，为他洗厕所。看来如果 Jerry 真是要读 UIC 的博士，我们这一家 UIC 的三个博士，还要好好赚钱，争取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吧。

报父母养育之恩是孝，报母校培育之恩是什么？